

人 夫 薇 薇



「替我們寫點稿子吧。」

一個「玩弄文字的人」好多次出現的次數多了以後，就會有這種榮幸找上門來。我總覺得這對那些名字出現的次數不多（甚至還沒出現），但文章寫得好的人是一種諷刺。特別是像我寫這種「不三不四」雜文的，卻又弄得「知名度」不低（別人恭維我的，在這裏我暫時借來貼一下）的人，聽到人家來約稿，心裏的滋味起碼不下百十種。

首先不必問，我知道人家要我寫的總脫不了「家」的範圍（只有中央月刊例外，他們還沒把我圈到家裏去。本刊的主編隱地先生也豁免了我「該寫的範圍」）。有時候我會暗自好笑，從小我是母親「假想的男

孩」，剪男孩的頭髮、穿男孩的衣服，跟男孩去爬牆上樹，在學校女生不肯跟我坐一個位子。當我的同學迷上張恨水、馮玉奇的小說時，我却愛上西遊記的美猴王，封神榜裏的哪吒。家事課別的女生繳的是千針萬線做的

女紅，我繳的是用漿糊粘的。我抱着第一個孩子出現在同學家時，她們驚訝我居然會把孩子帶得白白胖胖的。就憑我這塊料子，也有資格寫「家」麼？但是人家不要我寫別的，而且也許是「慣性作用」，好像我也不會寫別的了，可能我本來也不是塊寫作的料子。

自從十年前的三月一日，受到聯合報的「重用」以後，我不知道十年把我在讀者眼中塑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我的專欄是一個信箱，專門答覆一切問題的。這些問題包括民國幾年幾月幾

日是陰曆幾年幾月幾日？考什麼要準備些什麼科目？皮膚太粗了要到那裏去美容？附上一張照片希望我能替他們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伴侶（信箱是很好的服務，其奈我的常識不够）……，還有根本不看我寫的「婦人之見」，却一口咬定我像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那樣……，當然這些印象的產生，全都得怪我自己。幸好十年裏我也結交了不少「知己」（有些我並不知彼），這些人是支持我「安於家室」的最大的力量。

但是被「枷」上了一套固定的範圍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爲了寫人家的約稿佔去了我大部分的時間。這些稿往往又是在兩種情形下不得不寫，一種是人情，一種是經濟。關於前者，中國人很少有勇氣抗拒人情的，我尤其有這種毛病。關於後者，自從我們幾乎「無中生有」的擁有一幢「雲裏的家」以後，好像賺多少錢（不幸我的那口子除了教書，我除了寫稿外，都沒

有別的技能賺錢）都填不滿房子的洞似的。前者雖然是受人情壓力，但多少還能滿足一點虛榮心。後者却是個痛苦的東西，有時我只好拿巴爾扎克爲還債而寫稿來嘲弄自己一番。但是要想抽出時間來練習寫別的就可能了，這種悲哀有時是會無情地啃噬人的。特別是在拿到稿費的時候。

記得有一次聽羅蘭女士講她最不喜歡寫定期要繳的稿子，而且想到稿費就寫不出稿子來，我真是既慚愧又羨慕。覺得自己好像一隻拉着犁的牛，眼看瀟灑的白驚靈巧的、隨心所欲的從這片田飛向那片田，却只能長「咩」一聲，無可奈何。

恐怕沒有一個「寫東西」的人，不需要讀別人「寫的東西」。靈感也許是寫文章的泉源，書在我來說却往往是靈感的泉源，寫作而不讀書大約是不可能的。我既寫「家」，當然也得讀點兒有關「家」的書。可是說老實話，我自己的婚姻是很可能大言不慚地說不需要讀什麼婚姻指導那一類的書的。至於我和孩子們，也自有我那一套相處的法寶，我們處得十分和諧融洽。但是我必須讀，因爲別人會向我提出許多我自己不曾遭遇的問題。這種讀，和讀這類的書，當然並

不是很愉快的。

如果我沒有「永不凋謝」的讀書興趣，如果世界上沒有那麼多好書，唉！那恐怕美好的婚姻，喜愛的兒女也解救不了我這方面的苦惱呢。每次在我有錢去逛書店或書展，沒錢去逛舊書攤的時候，我常逃避有關「家」的書，總是我真正喜愛的書籍（只有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裏描寫夫婦生活情趣那些篇章，是我讀不厭的）。也許是意識裏深刻着美猴王和哪吒的影象，在小說方面到現在為止，我偏愛比較「男性化」的作品。就是描寫情感，我也是欣賞那種「豪邁的細膩」（所以紅樓夢裏我除了愛黛玉，還深愛史湘雲）。也許自己沒有「風火輪」，沒有「騰雲駕霧」的本領，却十分嚮往海闊天空的境界，我喜愛像喬治·歐威爾的「流浪記」一類的書，也喜歡像史坦貝克的「製罐巷」一類描述另一種人物的書，還喜歡像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一類科學幻想（或預

言）的書（這是我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來的）。要列舉的話還多着呢，傑克倫敦的「白牙」，梅爾維爾的「白鯨記」，甚至馬里奧·布卓的「教父」等等，我總是像一個中學生迷愛情小說那樣迷這些小說。而且我還同樣熱誠地「鑽進」巴斯特納克的「齊伐哥醫生」，瑪拉末的「夥計」裏。不過特別被我偏愛的有兩本書，一本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本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

因此，雖然我的生活「路線」只是奔波在家和報館之間，但是我「心靈的路線」真是有千萬條。也因此，生活對我來說，從沒有枯燥無聊過。我常想，爲了這些好書，我也不能死得太早呀！我還會想，是不是因爲我能神遊書中，在現實的生活裏，才不致於過分的事事計較，才能做一個被丈夫孩子喜歡的妻子和母親。

我不否認婚姻指導一類的書籍對「需要指導」的婚姻會有幫助，但是我更相信婚姻的美好決定在雙方的性格和感情的因素更多。如果是一個過分自我中心的人，讀了再多的這類書，恐怕也不能做一個體諒對方、尊重對方的好配偶。所以我很怕別人恭維我是解

決家庭或感情問題的「專家」什麼的，聽了豈止「汗顏」，簡直是痛苦呢。

一談到讀書，就扯不完了。生活裏總是有不如意的，但是我深信只要我一天喜歡讀書，生活就一天樂多於苦。假如有一天我丟下筆不寫，我就會有更多時間來讀書，生活不就更加樂多於苦了嗎？這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一個盼望！

本刊郵政信箱 是39——33號 不是3933號

39—33，是指三十九支局的三十三號信箱

3933，是指臺北總局三千九百三十三號信箱

本社洽詢電話 333763